

臺灣中文學會通訊



中華民國 113 (2024) 年 6 月

✦ 會務報導

- 1 臺灣中文學會第七屆第二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實

✦ 專題企畫

- 4 序：夢機以詩而存在，詩因夢機而光大！
- 8 東亞文明國際學術研討齊聚成大 中文系力推多國學者跨域視野研究
- 9 法國漢學家朱利安來台 成大中文系國際學術會開講

✦ 活動紀實

- 10 「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河內國家大學四校論壇學術研討會」
- 11 張夢機與渡海文人學術座談會 回顧詩人青春 追憶師生情誼
- 12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七：

王智明《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 追思前賢

- 28 向我們永遠的齊邦媛老師致敬
- 29 追念蔡信發教授
- 30 生命流動的聚散離合：與蔡信發老師美好的文化記憶
- 32 緬懷現代君子儒蔡信發老師

49

臺灣中文學會通訊



中華民國 113 (2024) 年 5 月

✦ 相關訊息

35 2024 前瞻中文研究議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38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八預告：

顏崑陽《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

39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九預告：

何維剛《文體、文學史與政治文化變動下的六朝上表書寫》

40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五十預告：

劉承慧《先秦文獻篇章語法的初步結構：

以《左傳》為主要論據的研究》

41 第十二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公告

42 編後語

49

臺灣中文學會第七屆第二次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紀實

◎秘書處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9 日（週六）
下午 2：0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勤七樓語文視聽室（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主席：須文蔚理事長

113 年 3 月 9 日（週六）下午 2 時，本會第七屆第二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勤七樓語文視聽室召開，主席為須文蔚理事長。曾守仁副理事長、胡曉真常務理事、陳逢源常務理事、楊自平常務理事、高嘉謙理事、梅家玲理事、曾守正理事、廖美玉理事、羅景文理事；陳益源常務監事、吳冠宏監事、林啟屏監事、黃聖松監事出席與會。陳昌明理事、黃文車理事、鄭毓瑜理事、楊儒賓理事請假。

討論議案如下：

案由一、請追認本會秘書處成員聘用案。（提案者：理事長）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 3 條、「臺灣中文學會章程」第 22 條辦理，工作人員聘僱需提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僱之。

（二）擬新聘曾暉傑（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擔任秘書長、何維剛（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擔任副秘書長、黃羽璿（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擔任副秘書長。曾秀菊（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行政助理）、謝昀儒（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助理）擔任秘書。

決議：照案通過。秘書薪資依聘期（113.1.1～114.12.31）支付，每月 6 千元。

案由二、請同意本會會址由原成功大學中文系（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變更至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會址變更需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後報部核備，俾便帳戶變更及公文往返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請審核入會申請資格，紙本申請書一份備查。（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個人會員 1 名，學生會員 0 名。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申請日期
個人	杜明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教授兼 學務長	113.1.1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請審核 112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詳見附件 1 至 3。(提案者：祕書處)

說明：

(一) 依內政部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1 條略以，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上年度工作報告、會計報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因故未能如期召開會員大會者，可先經各該團體理事會及監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事後提報大會追認後，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 上述報表經本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將於本年度會員大會提請審議，再報部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請討論 113 年度新書精讀會規劃籌備案。(提案者：祕書處)

說明：

(一) 113 年度預計舉辦第四十七至第五十場新書精讀會，目前第四十七場業已確定，精讀書目為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研究員《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一書，主持人為臺大中文系梅家玲教授，並邀請臺大中文系劉正忠教授、臺師大國文系須文蔚教授、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詹閔旭副教授、中正大學外文系謝志謙助理教授擔任討論人，於 11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 13:00-15:10 假臺大中文系會議室舉行。

(二) 依例由 111 年、112 年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通過書單、近兩屆教育部國家講座與學術獎得

獎人之近三年著作、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吳大猷研究獎、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等獲獎名單中推薦之。書單請詳附件 4。

決議：本年度推薦精讀書目及舉辦地點，分別為陳芷凡《成為原住民：文學、知識體系與全球視域的思考》(舉辦地：東華)、劉承慧《先秦文獻篇章語法的初步建構——以《左傳》為主要論據的研究》(舉辦地：北市大，與「第四屆海峽兩岸《左傳》學高端論壇」合作，於 10/25、26 擇一場次舉辦)、何維剛《文體、文學史與政治文化變動下的六朝上表書寫》(舉辦地：中山)、顏崑陽《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舉辦地：臺師大)。

案由六、請規劃 113 年度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前瞻中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草案。

(提案者：祕書處，合作單位：臺師大文學院、臺師大國文系)

說明：

- 一、請討論會議主題、舉辦時間、地點
- 二、會議宗旨與目的
- 三、計畫內容
- 四、計畫執行期程
- 五、計畫執行方法
- 六、徵稿
- 七、任務編組表
- 八、費用
- 九、其他事項

決議：

- 一、本屆學會預計兩次年會皆舉辦國際型學術研討會，第一年由學會主辦「前瞻中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年尋找各大學中文系合辦。
- 二、「前瞻中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採邀

稿、徵稿雙軌進行。

- 三、邀稿方面，預計邀請 18—20 篇（含國內外各領域專業學者）稿件，每篇 5000 字，講述各領域學術議題發展之新趨勢。
- 四、徵稿方面，擬先公告徵求摘要並進行審查，俟通過後再提交全文送審，依此順序通過「摘要審」及「全文審」之稿件，方可於研討會發表。
- 五、由於研討會擬同步吸收新會員，對象為發表人，故發表前需事先繳納入會費（已入會者須繳納當年之年費），徵稿、報名、繳費等指引皆會清晰訂定。
- 六、第二次年會由於牽涉改選，需號召會員參與，通常會於理事長所在學校舉辦，

故目前預期兩次年會暨研討會之舉辦地皆會在臺師大。

案由七、請規劃四賢論文獎辦理時程。（提案者：理事長）

說明：擬依照往年時程辦理：4 月預告、6 月正式公告、8 月 20 日收件截止、9 月底完成決審，於年會暨會員大會公開授獎。公告草案如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無臨時動議，散會。

序：夢機以詩而存在，詩因夢機而光大！

◎顏崑陽

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夢機過世幾年了？確定的年數實在記不得，只感覺很久了；不知何時開始，就不再從花蓮老遠搭車，到藥樓陪夢機談笑。藥樓還在嗎？竟也不知道。一切全非了，彷彿雲容霞色消散在天邊；卻又感覺夢機離開不久，恍如昨日。幾十年親如兄弟，許多往事，都還聲色盈耳在目。尤其近些日子，閱讀這本《張夢機先生詩文補遺》，許多詩篇更喚起暫藏的記憶。

然而，夢機真的走了，文華也走了。八年前出版的《夢機集外詩》，文華與我的序文明白白並置書前。如今，我又為這本夢機詩文補遺寫序；而文華卻已缺席。幾十年來，三個經常聯形接影的摯友，就只剩我還為「詩」而存在人間。

我曾在〈藥樓詩稿序〉中云：「夢機，詩人也，其為天地文化而生乎！」在〈夢機集外詩序〉云：「夢機以詩而存在，詩亦因夢機而光大矣。」其實，夢機未曾走得無痕無跡，文華也是如此。他們精神所結晶的詩文還留存人間，多少後進仍在誦讀其詩而知其人。然則，曹劉陶謝李杜蘇黃「因詩而存在」；夢機、文華與我也都將「因詩而存在」。摯友依舊聯形接影，精神超越天人之隔，恍然在新店的碧亭、中華路及北新路夢機的舊居、玫瑰中國城的藥樓，賦詩、喝茶、抽菸、玩牌、談笑與論學。

一九六七年，我剛從師大附中畢業，考上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家貧，無法就讀，心頗徬徨。高中時期，無師自通，開始寫作古典詩詞。因何南史先生的賞愛，招我參加他所創辦「中國詩經研究會」的擊鉢聯吟。就在這場合中，初識夢機，一見就如前世兄弟，因詩而密契。那段時間，經常遠從三重鎮騎著腳踏車到台北市金山街，夢機所賃居的日式房間，有時談笑論詩到深夜，便鋪地而眠。

次年，夢機考上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我也考上師大國文系，從此過從更密。夢機與幾個碩博士生，經常在龍泉街的「豫皖館」一起午餐。每人出資八元，一道菜。十個友朋成一桌，十道菜，很是豐盛。我就因為夢機而跟著這群學長用餐，認識了黃永武、婁良樂、徐芹庭、張仁青、張成秋、曾昭旭、江聰平、李周龍等。這些天，讀到補遺詩中，夢機賦贈這幾個學長之作；「豫皖館」圓桌共餐，席間夢機談笑風生的影像又憬然赴目；而其中有幾個學長早已作古了，為之悵然。

我與詩壇前輩結緣，都由於夢機的引介，或在夢機住處不期而遇；因而受教於李漁叔、林景伊老師，以及李猷、江絮生、吳萬谷、羅尚等幾位先生，得到他們的獎掖、啟發。詩文補遺中，幾首賦及漁叔師、絮老與戎庵的詩作，召喚了已隨歲月遠去的記憶。

李漁叔老師當時位在詩壇祭酒。大學時期，我上過漁叔師所開授的墨子課，身形頗長，修梅臨風之姿；一襲白襯衫，領帶，天涼就加件西裝；舉止言談溫文儒雅，不須形諸文字，其人即是一首風神俊逸的詩。幾回隨著夢機到漁叔師臨沂街府第，清雅的日式房子。師母燒了幾道好菜，夢機與漁叔師情同父子，我陪著，小酌，暢懷高談：前塵往事、詩壇軼聞、經典真義、宅章鍛句；食之味、酒之香、學之理、詩之法，每俱足而歸。那時代，這種師生之誼，已少見於今日，真讓人懷想。

絜老是江絜生先生，據云學詞於朱彊村、學詩於陳散原；故詞宗南宋，尤尊清真、白石、夢窗；填詞必講究四聲，嚴於格律，精於修辭。他主編《大華晚報》的《瀛海同聲》，這是新時代難得保留的古典詩詞園圃，一時詩家會集於此，因詩而心契神交。絜老孤身寓居峨嵋街窄巷老屋，夢機帶我拜訪幾次，生活簡樸，室無珍物。而絜老身形略胖，一襲舊衫，不多修飾。那時，峨嵋街有一家「夜巴黎」西餐咖啡廳。絜老每週四晚間，固定在此與詩人們雅集。他必在座，雅集的賓客則隨各人時間、意願，沒有定員；不過，常客卻不少。夢機帶著我，也常出入雅集，在柔和燈光下，聆聽絜老與賓客談詩論詞，頗多啟發；因而認識賓默園、伏嘉謨、龔嘉英、韋仲公、宋天正等前輩詩人。我原作二聲詞，絜老以為格律不嚴，教導必守四聲，始為合格。那段時間，我的詩詞作品，常經絜老點評潤飾，刊登《瀛海同聲》。

戎庵是羅尚，早歲戎馬關山，中年文書幕僚，晚年退居新店。他曾學詩於漁叔師，詩作三千餘首，出入唐宋，古近各體皆精。戎庵以少弟待我，甚是親切。記得第一次見到戎

庵，就在夢機婚前和平東路的賃居，年約不惑，中等身材，濃眉星目，相貌堂堂。夢機新婚，移家新店中華路幽巷中，租賃公寓三樓。而不久之後，戎庵也定居新店，與夢機相距不遠，方便時相往來。很長時期，我經常隨夢機過訪，或小酌，或品茗，天南地北，唐詩宋詞，暢敘以至不覺夜闌。因此，戎庵、夢機與我，時多酬贈之作，皆情到意至，徇非虛應之詞。古來文人以詩交往，情性託於雅言，李杜、元白、蘇黃莫不如此。我已有「詩用」之論，闡述此一「詩文化」傳統，實非抽象虛說，乃從吾儕詩歌往還經驗，得其真意。夢機儘多此類作品，閱讀補遺諸篇，可以想見夢機與淵明異代同歌〈停雲〉之身影。

夢機生前刊行之詩集，自印《雙紅豆篋詩存》姑且不計，由出版社正式梓成《師橘堂詩》、《西鄉詩稿》、《藥樓詩稿》、《鯤天吟稿》、《鯤天外集》、《夢機六十以後詩》、《藥樓近詩》，總數詩約一千八百篇，詞六十餘闕。而二〇一五年，由賴欣陽主編之《夢機集外詩》，輯得五百餘篇。二〇二四年，由何維剛主編，楊維仁、張富鈞、蔡長煌、謝凡亞編輯，即將付梓《張夢機先生詩文補遺》，輯得詩作四百餘篇。其中，若不計早已面世之《雙紅豆篋詩存》，則刊遺之作，亦三百有餘。集外詩與補遺總合近九百篇，幾為生前已刊詩之半，頗讓人訝然。古來詩人刊遺之作，所稱外集、別集、補遺者，未有如是之夥，究竟何以然？

細審夢機刊遺之作約有三類：一是少作《雙紅豆篋詩存》，自印數量有限，以享親友，既已贈罄，即不復重刊，任其與青春歲月俱逝。二是因故未及刊行之作，第一次忽罹風疾，幾死；一九七九年，刊行《師橘堂詩》、《西鄉詩稿》之後，至一九九一年，突然中

風；則十餘年積稿，未得結集出版，此即補遺所稱「藥樓以前遺詩」。二〇一〇年，忽爾辭世，則中風之後，近二十年所作，除已出版者外，尚多遺稿，未及親自裁奪，結集梓行，此即補遺所稱「藥樓以後遺詩」。三是生前結集所刪稿，詩人自期陽春白雪之音，故嚴於去取，汰除不愜意之作。

補遺能輾轉取得已被視為亡佚之《雙紅豆篋詩存》，非常寶貴。這本夢機少作自印於一九六四年，二十四歲。那時，我才高一，還未認識夢機；其後與夢機結為至交，卻不曾得見此集。如今得於補遺披閱，以清麗之辭，寫幽微之情，頗近義山之風，則益信詩才天授，非可強致。其中頻詠「尚薇」，或顯題，或隱題；〈松梅寄尚薇〉、〈二月十九日留別尚薇四首〉、〈有感尚薇以毋忘我草見寄〉，明為尚薇而作；〈春感三首〉之二、〈雙紅豆〉、〈得書〉、〈通宵〉、〈怨別〉、〈綺懷四首〉、〈春思四首用漁洋秋柳韻〉之四、〈十一月廿三日作〉、〈明夜復作一首〉，諸篇則彷彿若有尚薇身影在。尚薇，夢機初戀之侶，分袂遠居異國，為之情傷。夢機風疾晚年，尚薇歸國，曾至藥樓探訪，重逢已是春暮花殘，不知夢機心緒如何？夢機婚後，不復回顧《雙紅豆篋詩存》，或是為了忘情吧！

《雙紅豆篋詩存》得以重刊，以及諸多補遺諸作，對研究夢機其人其詩，甚為重要。詩人是總體而動態歷程的存在，有如江河源流連續不斷，不能抽刀截取片段以觀其波蕩浪湧、天光雲影之象；故不識雙紅豆篋少年之夢機及其詩，則不識師橘堂、西鄉壯年之夢機及其詩；不識師橘堂、西鄉壯年之夢機及其詩，則不識中晚年藥樓之夢機及其詩。每一時期，夢機其人其詩皆相因而轉變；瞻

前而能顧後，顧後而能瞻前。主編何維剛以為往常研究夢機之詩者，但取藥樓以後詩，實未得全貌，此說甚切。集外詩與補遺諸作既已面世，則愛夢機其人其詩者，即可從總體而動態歷程做出更全貌而深入的研究。

補遺另有夢機之文及師友書札，亦是可貴文獻。其中值得特別顯揚者約有二端：一是夢機所持以新詞彙入舊詩之見，此乃延續晚清詩界革命，黃遵憲面對新時代所提出「舊瓶裝新酒」之論。夢機於藥樓晚期多作伸說，每有創見，並付諸創作實踐，故時以新詞彙入詩，皆妥貼而不違和。今見《雙紅豆篋詩存》所錄文〈論詩的新舊融合〉，則其發想早在大學時期，允為臺灣古典詩界先驅。近年，我在古典詩獎評審會或古典詩學演講中，力倡吾輩古典詩創作，從取材、命意到修辭皆宜表現「現代感」與「在地感」，就常舉夢機之論述及創作為範例。二是夢機與現代詩人洛夫在《中央日報》對談記錄。自國府遷臺以降，文壇及學界延續「五四」遺緒，長期新舊文學對抗；文言文與白話文勢如水火，現代詩與古典詩形同陌路。先是夢機與現代詩人痲弦、梅新交往；痲弦主編「聯副」，梅新主編「中副」。當時，洛夫與夢機各為新、舊詩界最具代表性之詩人，痲弦、梅新乃促成兩人對談。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新舊詩學跨界、溝通之論述，彼此尊重、和諧的交換意見。從此，夢機與洛夫就時相往來，或書信，或聚會。曾有幾次新春，或在莊敬路洛夫家，或在夢機建國南路家，或在黃永武陽明山別墅；洛夫、梅新、夢機等新舊詩人手談梭哈，其樂也融融。昭旭、文華與我都在座。古今不再有距離，唐宋已連接到「五四」。洛夫的現代詩，晚期從西方超現實主義回歸到唐詩，這段新舊詩人交誼，多少有些影響吧！



專題企畫

《張夢機先生詩文補遺》與《夢機集外詩》的蒐集、編輯、出版，使夢機之詩作及詩學得以全貌存世；則夢機做為近百年臺灣古典詩史上，質量俱佳的最重要詩人，其地位固已無可撼動。我還是那句話：「夢機以詩而存在，詩亦因夢機而光大矣。」然則賴欣陽、楊維仁、張富鈞、何維剛等，是真愛其師的門生。幸哉！夢機也，有門生其若是。二〇二四年，甲辰仲春，顏崑陽序於花蓮涵清莊藏微館。（本序同步刊載於《張夢機先生詩文補遺》）

東亞文明國際學術研討齊聚成大 中文系力推多國學者跨域視野研究

◎勁報記者于郁金

臺南報導

由行政院國科會、日本歐亞基金會 Eurasia Foundation(from Asia)、國立成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贊助，成功大學中文系於 5 月 26(六)、27(日)舉辦「東亞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計發表 30 篇論文；本次會議邀請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詹緣端、美國西方學院張楣楣、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黎芳維、韓國翰林大學校金敏鎬、韓國釜山大學崔真娥、韓國教員大學金俊秀、香港教育大學雷晉豪、福建師範大學龐壯城等多國學者發表鴻文，報名與會者合計 180 餘位。

研討會特別邀請曾獲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法蘭西科學院哲學大獎，以「文化間距論」享譽國際學界法國重量級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講座教授，擔任主題演講嘉賓，本次講座對「間距」等哲學概念有更深入闡釋。

成功大學陳玉女副校長開幕致詞表示，東亞文明是人類古代文明搖籃之一，具有悠久歷史和深厚底蘊；希望藉由本次研討會，深化與會者對東亞文明理解，促進不同文化交流與合作。

成功大學文學院陳家煌副院長指出，東亞文明是多元、包容且充滿活力的文化體系，

學者們藉由分享各自研究成果與見解，透過溝通、交流與對話而彼此學習，開闊研究視野。

成功大學中文系黃聖松主任表示，期望能更積極推動東亞區域跨領域研究，讓臺灣中文學界能有更大貢獻與影響力。(本文同步刊載於《勁報》，出處：

https://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1.n.php?iType=1003&n_id=263833)

法國漢學家朱利安來台 成大中文系國際學術會開講

◎勁報記者于郁金

臺南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於 5 月 26(日)、27(一)日舉辦「東亞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27 日最後一場會議場次特別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法國哲學暨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講座教授發表專題演講，替為期 2 日國際學術會議畫下美好句點。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講座教授著作等身，曾榮獲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法蘭西科學院哲學大獎等學術獎項，並以「文化間距論」享譽國際學界；本場專題演講，朱利安教授最後一部漢學鉅著《摩西或中華——文化間距論》(Moïse ou la Chine. Quand ne se déploie pas l'idée de Dieu)，挖掘中華與歐美文化底層之間尚待被仔細辨識出「未思」(impensé)。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長高實玫致詞表示，臺灣擁有東西各方多元豐富文化，透過朱利安教授所倡議「文化間距論」，將更能理解自身所承載文化多元性，也能更全面認識我們所身處不斷變動中全球化世界；相信聽眾都可從朱利安教授豐富而深入講座，獲得不同思想激盪與啟發。

本次專題演講由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翁文嫻教授主持，主講人朱利安講座教授以法語演講，並由翻譯多本朱利安教授著作的卓立博士進行逐步口譯。朱利安教授相信：「在

語言『之間』，亦即在語言之面對面裡，這面對面則會促使語言在各自資源當中揭露自己真實樣貌；就是在此處啟動了文化之間『間談』：語言在雙方間距裡互相拓展，以探索它們各自述說能力」。兩種語言相互交錯並置，也帶給聽眾相當新鮮特別經驗。

朱利安教授演講中帶領聽眾思考一連串複雜而深入問題：中華脈絡裡「天命」與歐洲歷史中「神觀」，如何能夠相遇碰撞？何謂歐洲文化所構想「理性的神」與「啟示的神」？中華的「天」與「自然」，如何在過程性思維中產生融會？歐洲作為「絕對他者」的「神之理念」，在中華的脈絡裡是否有可能存在？上述詞彙又如何能在「文化間距論」概念操作下「面對面」，「彼此凝視、相互質問」？

成大中文系表示，朱利安教授透過其獨特哲學方法論，不做傳統學術意義上文化比較，而是嘗試開採「間距」，讓聽眾一起重新認識「神」、「天」、「道」、「自然」等概念，亦為本次成大中文系主辦「東亞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啟新思考與研究面向，打開歐洲與東亞學界之間深刻而多維交流與對話。(本文同步刊載於《勁報》，出處：

https://twpowernews.com/home/news_page1.n.php?iType=1003&n_id=263869

成大中文系承辦「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河內 國家大學四校論壇學術研討會」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4 日（週五）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系館（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由成大中文系承辦之「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河內國家大學四校論壇學術研討會」，5 月 24 日（週五）假成大中文系館視聽教室舉行。自 2013 年 6 月舉辦首屆「臺大、成大、東華三校學術研討會」，直至 2022 年已累積十屆學術會議。會議由三校輪流舉辦，不僅累積深厚的學術交流與研究論著，也奠定了十年有成的根基。

2023 年 4 月，時任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的成大中文系陳益源特聘教授，率領學會理監事與會員前往越南，與河內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合辦研討會。參與會議的成員有臺大、成大與東華大學三校教授，期間與東道主黃英俊校長、阮秋賢主任達成合作共識。在原本三校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上，邀請河內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加入論壇，讓三所國內大學的交流擴大為國際會議。本屆是嶄新的起點，因此定為「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河內國家大學四校論壇學術研討會」。本屆會議以「跨域與融合——東亞視角下的文化論述」為主題，強調跨領域與國界的合作。

河內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黃英俊校長極為重視本次與國內頂尖學府的交流，率領該校文學系副主任兼中國研究中

心主任阮秋賢、歷史系主任鄧鴻山、科研管理處處長鄭文定、合作與發展處武明海等五人代表團參與會議。在成大陳玉女副校長主持與黃英俊校長見證下，臺大中文系劉正忠主任、東華大學中文系巫俊勳主任、成大中文系黃聖松主任、河內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阮秋賢主任，代表各系於會中簽訂「四校論壇構想書」，未來將輪流承辦學術會議。

成大陳玉女副校長致詞時表示，「感謝各位的參與，特別是遠道而來的學者外賓，來臺進行學術活動。望藉由此契機，除深化學術交流並感受臺灣文化，令此趟行程能不虛此行。」國內三校中文系主任認為，四校論壇能跨出校際而邁入國際，是三校合作的里程碑，也期許臺灣中文學界能有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張夢機與渡海文人學術座談會 回顧詩人青春 追憶師生情誼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4 日（週五）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紀錄：謝亞凡（台師大國文系碩士生）
出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秘書室公共事務
中心 \(ntnu.edu.tw\)](http://www.ntnu.edu.tw)

張夢機老師是臺灣當代最重要的古典詩人，同時也是師大體育系學士、師大國文系碩士與博士、中央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今年適逢《張夢機先生詩文補遺》一書編成，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與中國語文學會合辦之「遷徙·冷戰·中文系：張夢機與渡海文人」學術座談會，於 5 月 24 日在國文系語文視聽室舉行。作為師大人文季的活動之一，座談會分為三個場次，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圍繞著張夢機老師與渡海文人的議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開幕式分別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須文蔚院長、國文系李志宏主任；國立中央大學人文與藝術中心李瑞騰主任、中文系卓清芬主任代表致詞。第一場次的座談會為「臺灣師範大學與張夢機的青春年代」，主持人為蔡英俊教授，與談人有曾昭旭教授與顏崑陽教授，回憶當年與張夢機老師的交誼，聊著當年的文人雅興，如品茶、賦詩、出遊等二三事，勾勒出年輕時代的張夢機是一位如此有趣，且有俠義之氣的先生。最後，也談到

張夢機老師離世之事，在一片懷舊氣氛中結束第一場與談。

第二場次的座談會為「冷戰下的中文系：作為老師的張夢機」，主持人為蕭麗華教授，與談人為簡錦松教授、李瑞騰教授與廖振富教授，聊著他們共同的老師——張夢機先生。老師個性豪爽、幽默風趣，並真誠對待每一位學生。大至指導、提攜之恩，小至日常相處點滴，都可看見學生與張夢機老師所建立的深厚情誼。

第三場次的座談會為「圓桌論壇：渡海文人研究的省思與展望」，主持人為李宜學教授，與談人為黃美娥教授、林佳蓉教授、李知灝教授與陳亭佑教授。圍繞著渡海文人的主題開展研究面向，討論戰後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進路與展望，其中提示了可以由報刊研究、文學史研究、個案研究等方式切入探討。並且在這場座談會中，談到關於臺師大詩人群的作品研究「是一種情誼，也是一種必然的相逢」。我們與老師的距離雖已然不可稱之為觸手可及，但卻仍未觸不可及，當今我們所在正是恰好的時空，為研究的好時機。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記得你。」在燠熱的五月底，外頭卻因春雨而稍感微涼的天氣，我們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懷念著張夢機老師。雖不免感歎流年荏苒，但老師的精神將會隨著一代代學生傳承，歲久而彌光——彷彿他不曾離開。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七： 王智明《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

◎黃羽挺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生

時 間：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15 日（週五）13:00-15:10
地 點：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會議室
主持人：梅家玲先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主講人：王智明先生（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討論人：劉正忠先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須文蔚先生（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詹閔旭先生（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記錄人：黃羽挺同學（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書。精讀會一方面請作者現身說法，一方面也請相關領域的學者一起對話，希望我們能藉此開拓學術視野，增進交流機會。

每年會舉行四到五次精讀會，精讀會選讀的書由各年度重要的學術獎項中挑選，如人社中心的學術專書補助、教育部或科技部的學術獎、中研院人文社會學科專書等。除了中文學門的專書為主以外，我們也試圖挑選不同學科的書籍，以開拓學術視野。這次的精讀會更是別具意義，智明的《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以下簡稱《落地轉譯》）雖然討論「外文學門」的學術發展，卻幾乎是討論了西學東漸以來方方面面跨學科的發展。這本書有扎實的史料爬梳，也有敏銳犀利的洞見及反思。因此，雖然這本書談外文學門的建制，卻也跟我們中文學門、臺灣文學研究有關聯。

梅家玲教授：

五位老師，還有在座的老師跟同學以及學界的朋友們大家午安。首先我代表中文學會及臺大中文系歡迎各位參與中文學會第四十七次的新書精讀會。精讀會是中文學會每年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希望藉此機會讓學門內的夥伴們一起精讀最新也最重要的新

向各位介紹今天的幾位與會學者，首先是我們今天的主講人，中研院的王智明。臺大中文系主任劉正忠，以及中正大學外文系的謝志謙，還有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詹閔旭。最後一位是本屆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師大文學院院長同時也是國文

系的教授，須文蔚。待會先請智明談論他的著作，接著請劉老師、謝老師發言討論，再請



王老師回應。下半場請詹老師與須老師發言，最後請在場的夥伴們一起討論。

王智明教授：

大家好，非常感謝中文學會的邀請，以及梅家玲老師的開場。寫了一本書，能被閱讀與討論真是莫大的光榮，很榮幸能來與各位分享《落地轉譯》。

首先，我想向尚未讀過這本書的夥伴介紹這本書的梗概。近幾年來臺灣的處境愈發艱困，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回望過去一百年，討論此時此刻我們所處的境遇。這本書討論西學東漸以來一百年的歷史，我們該從 1895 年還是 1949 年開始談臺灣的位置？這牽涉到我們如何定位臺灣的空間與時間，更牽涉到我們對歷史時間、知識源頭與文化影響的理解差異。臺灣戰後外文研究的發展仰賴西方與中國五四以來建立的文學研究傳統，以及日治／日據時期日本帶入台北帝大的學術資源——尤其是西洋文學講座。所以第一個章節，我首先將「外文研究」界定為文化邊界上知識生產的界定，這個知識生產的發生源

於西方、民初與日治三個源頭。外文學門是一個在內外／中外之間運行的學術空間，我們必須理解這個空間形成的背景與運作邏輯。比如談到外文系，一般人會認為讀外文系的人畢業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譯，這時候就會有人，比方說楊牧，跳出來說：「不，我們不是做翻譯的。」後來有人說外文系是做理論的，但這時候也會有人跳出來說：「不，外文系除了理論，也做其他的研究。」這樣的認知差異其實與不同的時間點下，外文研究知識生產的方式與企圖心相關。這本書企圖深入思考「外文」的「外」究竟意味著什麼？外文學者究竟所為何事？

前兩章從西學東漸開始，第一章討論到同文館作為外文研究的一個源頭。有些人會諷刺或懷疑「同文館」是否能當作外文系的源頭，覺得它不過是個語言學習的機構，還搭不上嚴格的學術研究。然而，我們若要理解外文系作為一種知識實踐，其存在並不是，也不可能從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開始。知識生產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尤其如此，需要從語言、文化、文學而經典一步步前進。學科史的研究或思考，其目的就在展開這樣一個歷史化的過程，讓我們看到知識和學科是如何一步步演進過來的。在這其中，有些東西被排除掉或是被遺忘了，但它們曾經是這個學科知識實踐中很關鍵或重要的一段歷史。比方說，台北帝大時期的日籍老師們在今天主流的外文研究中多半不會被提到，但臺文系卻對他們相當了解，例如島田謹二（1901-1993）。當時他身邊有豐富的社交網絡，與日治／日據時期的學者、學生、作家有相當多的往來；他對西方文學，尤其是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啟發了他以「外地文學」這個概念來

理解當時台灣用日語生產出來的文藝作品。這個緣於外文研究中的「殖民文學研究」如今成為日治／日據台灣文學研究的濫觴。

第二部分我則從 1949 到解嚴為框架，討論外文學界的發展，這一部分我從「人」入手，爬梳思潮流變的脈絡。如果要以外文之「外」來界定這一門學問，就得仰賴夏濟安、侯健到顏元叔這些渡臺學人帶來的人文主義。如此說來，外文之「外」或許不是那麼的「外」，與中文學門的距離也沒那麼遙遠，更何況這些前輩學人的中文能力比我們這些晚輩好得太多。這使得我們得重新展開對「外文研究」的思考：當外文學者的工作離開了學院的範圍，轉向社會時，會發生什麼作用？這三位學者提供我們理解這一問題的基礎，夏濟安與顏元叔創辦諸多重要的刊物，夏濟安的《文學雜誌》啟發了白先勇一輩的《現代文學》自不待言，顏元叔創辦的《中外文學》至今仍在發行。《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之間的關聯，是現代台灣文學，也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大事。《中外文學》對台灣文藝思潮，乃至文藝理論思考，亦有相當的影響。如今較少人讀到的侯健，他的學術實踐中蘊含深刻的人文關懷，如他 1976 年發表於《美國研究》的〈美國獨立宣言與中國思想〉，談到〈美國獨立宣言〉當中蘊含中國的思想與理想。這樣的想法是西方學者不會特別注意到的，這也反映了那個年代的外文學人自身的學術企圖，讓我們重視與反思知識生產的時空背景。

第三部分討論的是解嚴後外文研究的流變，尤其是文學理論、文化研究與族裔文學的出現和意義。這首先得回到六〇、七〇年代去思考比較文學發展的線索，畢竟後來許多研究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族裔文學的學

者都出自於比較文學的訓練。九〇年代緊隨理論研究而來的是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它帶有很強的社會關懷。成長於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的外文青年，一定會感受到學術與社會關係如此緊密，思想翻譯與文化研究不是象牙塔裡的工作，而是介入社會，走向街頭的工具。最後是仍受到重視但逐漸式微的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也就是關於黑人、亞裔、拉丁裔等人種文學的研究。族裔研究極容易被「轉譯」，美國少數民族的經驗以及歷史，常被引入來理解和討論臺灣的狀況，例如「新臺灣人」的議題便有族裔研究的影子。這也跟九〇年代台灣在後殖民思潮啟蒙下，逐漸以多元文化來重新定義自身認同的社會風潮相關。據此，我們可以粗略勾勒出解嚴後臺灣外文學門的發展，尤其是它與社會變化的關係。這本書的以文化研究的方法論為主，重新探勘外文研究如何在不同時空重新構築。

最後容我補充一下「此時此地」這個概念。簡單來說，這就是八〇年代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講的「歷史化」（historicize），也就是把一個事件放在特定時空中理解，如此方能有立足點看到事情的變動。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知識透過思想、理論、概念不斷作用。《落地轉譯》裡特別提到「主體性」（subjectivity），這個概念在八〇年代透過翻譯引入後，被廣泛的使用，形成了臺灣需要主體性這一想法。主體性既是一種渴望，也是一種緊箍咒。這本書企圖把這樣的思潮與社會變化放回學科史的脈絡中思考，以理解學院與社會的連動。

回到當下的教育現場，就在精讀會的同一天時間在台大有另一場關於外文系的研討會，

談外文教育的危機與前景。這個題目部分反映出這二十年來人文學科的落潮，迫使我們思考所學何用？向來我們有一個傳統的辯護方式，強調人文學科都是「無用的」，即非實用的，所謂「無用之用，方為大用」。這個想法讓我們能夠坦蕩蕩地面對學問，進行探索，而不被實用理性所挾持。然而，這樣的辯護越來越受到挑戰：外文系，乃至於人文學科整體，該怎麼教？教什麼？如何「有用」，是值得我們持續思考的問題。綜觀百年外文研究的發展，有個重要的歷史實踐就是「中文系」與「外文系」某種程度的整合與互濟，「臺文系」的發展也可以放在這個整合的視角內來思考。我們該怎麼整合？要整合出怎麼樣的東西來？這都是應當繼續討論的方向。回望九〇年代，新竹的清華大學本來要成立文學院，但最終成立了「人文與社會學院」，部分的緣由便是當年學人對科際整合抱持著正面的想像，而這正是外文系學科建制以來一直存在的一種思考。從這個角度來說，任何學科的出現都有時代的條件和限制。這也是學科史研究企圖著力的地方。謝謝大家。

梅家玲教授：

非常感謝王老師精簡扼要的分享，王老師的精讀會可以在臺大舉辦別具意義，《落地轉譯》談到的學科發展與個案皆與臺大有深厚的淵源。接下來就請我們臺大的代表劉正忠發言。

劉正忠教授：

這本書橫跨百年，涉及的範疇、資料豐富，要如何濃縮並找到好的案例撰成一本書是十分困難的。智明由特殊的案例著手，推展出圍繞同一命題的書，十分不容易的，因

此完成本書足見智明學術史、思想史的敘述能力。這本書同時兼具歷時性史觀與共時性多重結構，這種史觀型有臺灣在地與中華民國雙源。即便是在地源頭並未蓬勃發展，然而在這複雜的渡海學科傳統裡，也有許多學科對立的展現。比如書中提到歐美文學、比較研究與文學理論此消彼長，不同的領域之間的傾軋與成長仍有許多探討空間，中文學門不同學科間也會反覆辯證，這在開課、發展上都能看到，這樣的討論智明都有所涉及。此外，學者的精神、情感史非常精彩，這樣的研究很困難，學術上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所以詮釋難免有所保留。

第一部分談到外文學門的雙源頭。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時期十分複雜，這本書將同文館到西南聯大、渡海前夕三十幾年的學科、建制乃至外文系在中國大陸剛成立的樣態都討論得十分清楚。智明也用了日本視野的檔案，呈現多地對話的樣態。我會對照 1949 年前中國現代文學與臺灣新文學，這對我們這些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人來說十分重要。五四時期到三十年代學者書寫的論文與現在學者的論文概念不同，那個時期沒有這麼繁瑣的

學術審查，因此能更活潑的與西方、民間互動。什麼叫小說？什麼叫浪漫主義？學者常能直接在文藝雜誌（而非學報）上發表他們的心得，與創作者互動。我們以往較少系統性談論學科的引進，藉由這兩個章節我們得以很有趣的看到這些對話，對我有所啟發。

第二部分，智明用夏濟安、侯健與顏元叔為例，卻又不僅於個人，還談到更宏大的關懷。從人文主義到在地、國族關懷，可以看到他們參與了臺灣文化史，更可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飄零。夏濟安這一章開始談到冷戰文藝體系的背景，更提出情動、內在的補充。那時期的人文主義看似反浪漫，內在卻有情動根源，這讓我們看到很豐富的學術史面向。

夏濟安、夏志清的書信討論特別精彩。顏元叔我們相對熟悉；侯健或許較無魅力，然而，其代表那一年代的特殊形貌。若回顧戰後的現代文學研究，夏濟安、顏元叔與侯健都是十分重要的學者，早期中文系沒有人做現代文學研究，他們卻是最早回顧五四時期乃至三十年代文藝的學者，是臺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不可或缺的。這也使「外文」出身的學者，更具本地文化史意義。

侯健所處反共的時代，除了學院學者之外還有許多民間學者，如尹雪曼等人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試圖以史為鑑教訓年輕人。然而，最學術的研究仍以侯健為首，如其寫〈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或許今天來看他的觀點保守，卻也是其有理有據的論述。

顏元叔時常以中文寫作文學批評，智明參考顏氏的小說、批評與課綱，梳理這位學者的學術史與典範位置。顏元叔從六十年代

末一路到九十年代影響臺灣，成為一典範人物。顏元叔作品中展現的憂患，或許代表「國族關懷」時代的尾聲。智明的爬梳令我們理解到顏元叔對臺灣學術、文化界的意義。本書援用單德興〈建制化：初論英美文學研究在臺灣〉一文中的典律三面向：「典律與教科書」、「批評與理論」、「學會與期刊」，進而結合「課程與系所」形成第四個面向，探討外文學門的建制。精神史的部分，同樣的研究方法，或許也可以對廖咸浩這一代做研究，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史。這些主體性、後殖民的論爭或許跟價值關懷與個性都有關聯，待時間拉開後這都是可以再討論的。

此外，本書也關懷外文系的社會實踐與在地關懷。七十年代後期，外文系影響了中文系乃至臺文所。每個時代外文系扮演不同的角色，也都有相對應的期刊，如《中外文學》是比較多學術互動的刊物，後來本書談到文化研究更結合《島嶼邊緣》，這些都影響了中文、臺文學科的研究取向——研究典律以外而正在發生的東西。中文系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建立應當在八、九十年代以後，可以說都是受到外文系貢獻與啟發的。按照智明的講法，文學批評人生，不只是文學研究，而是透過文學研究回應當代與現實。就此而言，顏元叔所展現的範例令人懷念。

是否今天智明可以多談談自己對當代外文系的現狀與走向之理解與批評？當然，我已經看到王老師的反思，比方說顏元叔文學批評人生，有一定的實踐。九十年代的論爭十分精采，甚至捲到臺文所，乃至中文所的陳昭瑛，然而這些論戰都尚未轉譯成大眾面向的文字。想談的還很多，有時間我再跟智明討論。

梅家玲教授：

很感謝劉老師深刻的回應，更邀請智明研究這些知名的學者，除了廖咸浩，自然也可以討論廖朝陽、邱貴芬等學者。希望智明待會談談對現今外文系、中文系發展的看法。很感謝正忠中文學門角度的討論。接下來請謝老師從外文學門的角度討論。

謝志謙教授：

大家好，我是中正外文的謝志謙，非常感謝中文學會的邀請。今年是我回臺任教的第二年，我會用我有限的視野，回應王老師的巨作。我的回應聚焦在外文學門學者較為關注且貫穿本書的問題，「外文研究」作為外國語言、西方文學文化為對象的學門而言，作為外文學者該如何理解這些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兩者間的關係？《落地轉譯》提到：「外文研究對於自身主體性這種不確定感。」我的問題將圍繞這「不確定感」作討論。我們怎麼理解研究客體與主體之間的衝突與關係？西方研究是外文研究的對象還是方法？外國研究與本國研究有什麼關係？



我畢業於政大英語、讀台大外文碩士班

及美國的英文系博士班。我在臺灣課堂上受到不同老師的啟發，開啟我對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興趣。我在政大受到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相關知識啟蒙。在臺大外文所，我跟著張小虹研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在臺灣的這幾年，使我對英美文學與知識有一定的了解，也啟發我對後結構乃至後現代主義思潮等當代理論的興趣。我在美國從現代主義經典轉向族裔文學、非裔離散文研究。回顧我的學術養成，從西方經典到理論思考乃至族裔研究的歷程，正好符合《落地轉譯》第三部分的討論脈絡。以我為例，我認為學術養成過程很難從宏觀歷史角度自省，外國文化僅被我視為要被掌握的外來客體，更別提作為研究者的主體性問題。

因此，作為外國文化研究的學者，本書的重要性在於爬梳外文研究做為學門建制、文化乃至全球史等不同維度的意義。這本書讓我們看到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歷史，呈現一種如本書標題的「落地轉譯」的樣子，轉化來自西方的知識。如冷戰時代顏元叔帶來的新批評方法(New Criticism)，是源自五四以來對自由追尋的傳統，將新批評的意識形態轉譯成冷戰脈絡下「自由人文主義」精神，以此回應臺灣鄉土與現代不同路線的爭論。又或者解嚴後學者從理論、文化研究與族裔研究等方面，思考西方知識體系對臺灣主體性建構的問題。落地轉譯具體展現在本書的方法論，書中引用薩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及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的「接合／表述」(articulation)，此外，也可見王老師對殖民現代性的重構。若說臺灣的後殖民論述在九〇年代是一種思考、建構臺灣主體性的研究取徑。《落地轉譯》則將殖民現代性議題放回

外文學門的建制史與發展脈絡，從全球史的觀點理解外文研究如何根植於西方殖民歷史。我認為本書最精闢的「落地轉譯」具體實踐，是將後殖民論述或殖民現代性的探討放在西方方法論之外，讓我們得以思考自身的在地性，以及外文學門的發展史、臺灣自身殖民歷史的複雜脈絡。

我認為作為外文學者，很難不正視本書的提問，我們該如何檢視我們的知識生產，以及自身的發言位置？也就是研究如何與當下的處境對話。單德興為蔡振興編《文學薪傳：臺灣的英美文學研究(2001-2022)》所寫的序裡提到：「主體性與歷史意識實為一體兩面，身為雙語學者與知識分子的臺灣英美文學學者，如何致力於探索外界新知，慎思明辨，轉譯成果，與在地的歷史脈絡及文化背景進行有機結合，並以獨具特色的研究成果與全球學界交流，互利互惠，在國際學術社群佔有一席之地。而非唯歐美馬首是瞻，……因此，回顧與反思自己學門的發展與特色，正是建立學術主體性與歷史意識的重要方法。」單老師提醒我們臺灣英美文學研究與英美文學研究在臺灣的差異，前者更促使我們的思考主體位置與發言位置，以及知識生產如何與在地社會互動。

本書也提出許多線索讓我們思考何謂外文研究，例如書中談到《想像的共同體》中「比較的幽靈」，還有史書美所提出的「關係比較學」(Relational Comparison)，以及鄒坎德絲(Kandice Chuh)提出的「不自由的人文主義」(illiberal humanism)所帶出的跨界理解。《落地轉譯》中我們可以發現百年來扮演重要角色的「自由人文主義」到了後冷戰的時代，似乎難以定義理論思考與文化研究、

族裔研究對外文學門的重新想像與表述。當代外文學門的「眾聲喧嘩」，我認為似乎從二十世紀知識分子關注的自由、民族、國家轉向我認為的「關係性」。這也回到我一開始的提問，一個以外文語言、文學與文化作為研究對象的學門，我們該如何理解自身發言主體與研究對象的多元關係性。

智明書中寫道：「如果亞洲的歐美研究可以是個有效的命題，那麼歐美研究也必須是亞洲研究，因為西方總是透過歷時在地的折射而存在，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如何理解在這個複雜折射過程中的自我與他者的多重關係性。」這對我這麼一個資淺的外文學者來說是最為深刻的提問，也是外文學者在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尤其考慮到本學門越來越專業化，被要求與西方知識分子比較我們的成果，我們必須思考「外文學門」是什麼。以上是我一點點思考。

梅家玲教授：

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討論，可以看到不同學門學者對《落地轉譯》關注面向的差異。劉老師更關注夏濟安、顏元叔與侯健等人的文學研究成果。謝老師則關注作為外文學者在臺灣知識生產、發言位置與西方殖民的問題。可見《落地轉譯》的面向多元且豐富。接下來先請王老師就兩位老師的發言回應。

王智明教授：

非常感謝正忠與志謙的回應與討論。你們對《落地轉譯》的仔細閱讀令人感動。兩位提及許多重要的問題和觀察，恐怕無法一一回覆，請容我綜合答覆。《落地轉譯》的起頭引用的就是楊牧對於外文系所為何事的討論。這是關鍵的問題，因為這反映了時空條件對

外文學者的想像，也反映了外文學者對自身研究的反覆思索和界定。以我自己工作的單位為例子，歐美所向來強調我們是中研院院裡唯一以西方為對象的研究單位。如此界定當然跟七〇年代成立歐美所（最初是美國文化研究中心，再而改為美國研究所，1992年才納入歐洲，改名為歐美研究所）時的政策想像相關，但它也反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理解，那就是我們的歐美研究就是西方的本土研究。但事實並非如此，西方社會並不真的需要來自西方之外的歐美研究。若是如此，歐美研究應該所為何事？在與西方交往時，又該以什麼樣的學術社群為對口呢？當我們汲汲於界定自己為「歐美」研究時，卻忽略了這個「歐美」其實是在自身的土地中長成的，而這個歷史所造就出來的「歐美」往往才是西方學者感興趣的地方，也是我們能對西方社會的自我認識能夠有所補充和挑戰的地方。同時，回顧前人的步伐，前輩學者往往強調，引入西方文學的目的還在於推動本土文藝的發展。他們的思考與研究沒有我們今天的條條框框，他們的努力與貢獻自然也就不受限於學門的界定。因此，《落地轉譯》要問的是，在學科專業化的過程中，我們如何被逼到邊界，何以變成現在這樣？如果學術與知識生產的實踐不該如此狹隘，那麼我們如何鬆動限制，打開空間。

另外，謝謝正忠兄提到顏元叔，我以為大家已經不愛顏元叔了，因為他的統派色彩。但政治之外，他所留下的影響是深遠的。此外，正忠也提到侯健的反共特色，確實，如果我們今天要回去找反共資源，侯健是應該關注的對象。然而，核心是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個學者的精神面貌。今天在我們大部分的學術同儕中，精神面貌較不明確。即便我們身

處較為平順的時代，我們或許比這些前輩學者面對更大的困惑。我曾問過大陸學生，他們對生處年代的感受和認識，他們說自己活在最好的時代，卻是最不快樂的一代。這句話值得深思。吳宓（1894-1978）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生處亂世，卻有明確的精神面貌，他們理解自己在做什麼，也能在威權下以沉默堅持己見。那一代學人值得我們景仰。回到正忠的提問，我想起梅家玲老師的大作《文學的海峽中線》，的確，台灣戰後的文藝與思想發展，很難不受到這條海峽中線的影響。而如今面臨著海峽中線的移動、淡化，乃至消失的我們，該如何重新面對與思考中線的問題，如何考慮文藝與學術生產的政治意義，以及由中展現的精神樣貌呢？我想，我們需要的或許不只是專業化的學術生產，而是與其說「跨領域」，或許更是「去領域」的人文整合，培養下一代的人文學者，來重新座落我們的知識實踐。我先簡單回覆到此。

梅家玲教授：

感謝王老師的回應，從「跨領域」到「去領域」是很重要的，能帶給我們未來對文學與相關論題有不同的想法。接下來有請臺文所的詹老師為分享看法。

詹閔旭教授：

智明剛剛提到，歐美所與臺灣研究中心簽約的「困惑」，這除了源於學科界線的日益鮮明之外，我認為更核心的原因來自智明的後殖民學術訓練。事實上，智明在2004年〈亞美研究在臺灣〉一文便提到：「外文系的學者其實類似西方學院裏的（後殖民）跨國知識份子，一方面（主動或被迫地）扮演後殖民底層代言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享受了西方學

活動紀實

術體制的好處，成為跨國知識資本體制的一部分。」外文系學者將臺灣的東西帶出去，同時將國外的東西帶進來，此過程涉及文化翻譯的具體實踐，同時也讓身處中介位置的後殖民文化翻譯者不斷反躬自省。2004年〈亞美研究在臺灣〉的批判性反省仍保留至今，投影在我們今天閱讀的《落地轉譯》，展現智明長年的學術關懷與初心。

《落地轉譯》這本書充滿雄辯的論述，然而結語〈讀外文系的人〉又令人無比感動。結語提到這本書：「試圖說明外文研究從何而來、所為何事，解釋讀外文系的人想了些什麼，又做了哪些努力。由此，自己至少可以自信地說，我們不是一群沒有歷史的人。」這本書的寫作動機主要是希望回應「沒有歷史」的焦慮。外文研究屬於現代性創傷經驗下的產物。沒有與西方世界相遇，不會產生外文系。如何回應西方經驗呢？一種是擁抱西方，把外文系當作是與西方世界連結的橋樑。另一種，則是抗拒西方，外文系在此則淪為西方勢力的幫兇。無論是哪一種，外文系都被視為工具性的存在，沒有歷史，也不被在乎其主體位置。換句話說，這一本書重新梳理外文系的歷史，目的便是建構外文系的主體。

主體建構是 1980 年代以降全球人文社會科學界念茲在茲的議題。不過，歷經後結構主義的教養，當代主體想像早已跳脫本質性的幻想，轉而朝向多元、混雜、斷裂等境界邁進。《落地轉譯》第一部分從西方、中國大陸、日本三方匯流的角度談臺灣外文系的建構，恰好折射出更具彈性的主體性想像。此書第二部分談到美援體制與冷戰人文主義，第三部分觸及理論、文化研究與族裔研究的

崛起，一步一步帶領讀者從西方中心，逐漸走向西方世界以外的更遼闊天地。智明透過這本書對外文系的期許是：如何在外文研究重新展開第三世界的視野？除了歐美之外，我們對世界了解多少？少了第三世界，我們真的能夠對於歐洲與自己有更多的理解嗎？從以上梳理可發現，《落地轉譯》既投射後殖民知識份子的關切，更承繼陳光興所談的「去冷戰」與「去帝國」實踐。我以上花了一些篇幅梳理此書的立論基礎和主張，目的是想指出此書和台灣 1980 年代以後學術風潮的緊密連結。《落地轉譯》不只是梳理外文系的歷史，更提醒我們留意外文系的教養。無論是後殖民關懷、後結構主體、文化研究或族裔研究，皆具體而微形塑出當代外文人的思考模式。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此書折射出系譜學式的後結構史觀，全書仍謹守線性史觀。舉

活動紀實

例來說，從 1970 年代的比較文學浪潮，一直到 1990 年代以後的理論熱，《落地轉譯》裡的外文系歷史似乎沿著某種（進步式的）線性發展進程。外文系發展純然屬於線性史觀嗎？其實不然。舉例來說，2000 年的東華創英所由楊牧、吳潛誠、曾珍珍等人一手打造，他們仿照的模版正是 1960-1970 年代兼具華文創作能力與比較文學視野的臺大外文系。東華創英所深刻展現台灣外文系的曲折的文化傳承，不盡然是線性歷史想像所能夠容納。我好奇的是，《落地轉譯》從後結構史觀出發，卻長出進展式的歷史想像，忽略了上述曲折的傳承，何以如此？這或許是這一本書的包袱，它既想重建宏大歷史，又想追索外文人的微小軌跡，但人總會溢出歷史，難以捕捉。如何拿捏？如何取捨？實則一大挑戰。

最後，《落地轉譯》不只是外文系建制史，更窺見台灣其他人文學科的來時路。如果我們要撰寫臺灣文學研究建制史，此書已然提供不少線索。1990 年代邱貴芬、廖朝陽等外文系學者掀起的後殖民論爭最為人熟知，但外文系對於台文系所建制的貢獻超乎想像。舉例來說，台大外文系在 1960 年代發動台灣現代派創作，2000 年東華創英所則掀起新一世代台灣文學面貌，外文系深刻影響台灣文學創作的關懷與面向。與此同時，殷張蘭熙、齊邦媛投身臺灣文學外譯工作，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新批評方法對臺灣文學研究的影響，這些亦是外文學者留給台灣文學的養分。因此，我們談臺灣文學不能僅從內部討論，也要談到外文系或者中文系的資源，這亦是曲折的文化傳承，難以線性史觀一言以蔽之。

梅家玲教授：

感謝詹老師精彩的回應，閔旭的回應與其背景有關。先入乎其內，從原先自己就讀的外文系所談起，再出乎其外，談到臺文研究所的研究取向，是既內且外的觀點。最後請須老師壓軸分享。

須文蔚教授：

智明老師的《落地轉譯》一書，是一部學科史，也是知識社會學的重大議題。在座有許多研究生，可以注意到這本書中有很大量的文獻材料。不僅如此，因為中研院歐美所長期為外文學門進行口述史料，單德興、王智明諸位老師都深耕於這塊領域。中文學門真的得急起直追，時間很寶貴。以目宿媒體拍攝《朝向一首詩的完成》已經是 2011 年的事了，而楊牧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四年了。這讓我們更緊張，文學人物的資料蒐集是須要搶救的。



在座中文學門的同儕們，一開始我來朗讀《落地轉譯》中的一段話來激發反思：「冷戰時期外文學者的影響力不僅一定程度超越慎守訓誥傳統的中文系學者，他們所引進的西方知識更是強而有力的理論工具，成為中文學術現代化與規範化的準繩；同時，他們也介入當時的社會文化動態——包含現代主義思潮、鄉土文學論戰、文化復興運動——

乃至在解嚴後借『理論』之名形塑了當前臺灣的自我意識與主導話語。」各位當然會想說，我們中文系這麼漫長的時光裡，沒有主導過理論乃至文學知識的時期或人物嗎？當然，我們有徐復觀、王夢鷗先生、臺靜農、林文月與王文興，都在中文系任教過，也引領過學術風潮。我們需要向智明老師看齊，中文學界確實應該補足學術史更體系與全面的研究。

我一直都認為學門分科，僅是行政資源爭取的手段，舉例而言，多成立一個系所可以讓文學院有更多研究能量，因此梅老師曾經支援臺文所的成立。然而，分科之後，往往又使科系間壁壘分明。我建議各位讀《落地轉譯》時，可以對照梅老師的《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很多文學理論的引進與在地化，並非單一學門可以達成，是一個複雜的現象，需要宏大的視野才能說明比較文學，文藝思潮與文學理論究竟如何落地生根？

在座也有師大的同學，我不免要問師大在西方文學理論落地轉譯過程中，是否有貢獻？梁實秋是文學院院長，余光中曾擔任師大英語系主任，更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十年，葉維廉也來在師大取得碩士。當然，後現代主義的引入與羅青先生有關係，諸如古添洪與林綠等幾位重要的學者，也都與臺師大英語系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帶來何種落地轉譯的契機，都值得注目。我想提醒，在王老師的書之外，還有很多人物有待我們探究。

我閱讀那一個時代的文學理論，覺得很有趣的是，很多左派地下黨的翻譯，都影響後來學者對理論與方法的看法。其中在智明老師關心的台大部分，夏濟安屬意的《文學

雜誌》接班人朱乃長，後來到了上海師範大學外文系。朱氏其實就是一個潛伏的地下黨，我在中共統戰資料上看到，表揚朱乃長在臺大潛伏的貢獻。朱氏翻譯非常多，是臺灣最早引進「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人，也翻譯女性主義的作品與文論。如果有興趣，其他翻譯者的研究，可以參看臺師大翻譯所賴慈芸老師的研究，不難發現大量的翻譯都來自這批社會主義青年。被壓抑後，翻譯便成為他們與這個社會對話、獲取資源的唯一途徑。所以西學的「落地轉譯」透過這批特殊的譯者，其實悄悄、巨大的影響了臺灣。

另一條有趣的線索，很多文學理論在1950到1960年代，由一批非學院的人士首先提倡，如李英豪、崑南、盧因、洛夫等人，翻譯與引介新批評、超現實主義、意識流或存在主義。這些學院外的作家，更以創作提供大量文學理論的實踐範例，或許各位未來在思考文學理論落地轉譯時，可以一併思考。

上一代學者涉及的國際政治比我們還深，然而我們卻只把他們當成學術模範來探討。我這幾年讀史料知道陳世驥在柏克萊主持「中國研究中心」，背後一定是美國國務院的支持。夏濟安會過去美國研究左派文學，就是受也是受陳世驥之邀；張愛玲之所以寫《秧歌》與赴美，也是同樣的管道。當時，夏濟安研究室旁邊，一度就是第三勢力重要文人顧孟餘，也可以印證陳世驥涉及冷戰政治結構之深。夏濟安離開柏克萊後，辦公室交由張愛玲與莊信正，而坐在莊信正門口的就是陳少聰。我想延伸智明老師的觀點，所有人文研究的知識社會結構，在冷戰時期與現代，無分軒輊。現在的臺灣的文學研究，和智明

剛剛所到歐美所遇到的狀況一樣，美中開始衝突，歐美的漢學界遭遇衝擊，全世界的漢學研究都在找新的出路。在疫情結束後，相信各校都接待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學人，許多都對臺灣研究有興趣，這就是新的國際學術交流框架，各位要把握住這個與世界互動的機會。

另外要討論的問題是，智明一開始引楊牧先生 1977 年的〈外文系是幹甚麼的？〉談到一種人文主義式的思考，強調外文系不是就業補習班，也不是導遊訓練處，更不是執政者「供你稱便」的所在。楊牧也強調外文系的學生修中國文學史，是一種「從未曾有的積極措施」。當然，這樣的措施如今已不在，然而對於外文學者來說，外文系的學生修中國文學史是很重要的，楊牧先生理解到自己作為外文學者的主體性，不管是理論書寫還是翻譯，都應該有一定的傳統根基。《落地轉譯》有很多與中文學術史相關的精彩史料，中文系的各位可以細讀，未來可以構築自己的一套論述。智明提到 1929 年的清華大學，外文系需要修與中國文學相關的課程，如東、西詩比較與近代中國文學的西洋背景等。那時中文系與外文系的分野沒那麼大，如朱光潛也強調外文與中文同理。我自己是東吳大學比較法學組畢業的，我的老師呂光先生總說：「中文不好，英文也不會好。」智明在這本書裡還有一個有趣的材料，就是 1946 年教育部修訂的必修科目表，中國文學史是外文系的必修，1958 年才取消，而這也代表兩個系的傳統曾被合而為一。王文興 1965 年到 1975 年在中文系開現代文學小說創作，這也就牽涉到為什麼會有吳潛城、曾珍珍這一輩的學者，這個巨大的影響當然也就與智明書中提到的「朱顏改」有關，他們引進了新批

評、《諾頓文選》以及開設中國文學史，這也就是楊牧提到的「積極措施」。葉慶炳回憶顏元叔在外文系開設中國文學史，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這是中西文學比較的起點。同一個時間，楊牧以筆名「青牛」發表〈外文系是幹甚麼的？〉。當時政府覺得外文系都應當朝著翻譯的路走，楊牧以人文主義的方法相對的反應，也因此後來楊牧到東華成立一所不一樣的文學院。

我們不能只困惑，不能說人文科系的式微，一切都是少子化造成的。如果一個系所對這個社會有巨大影響力，持續保持創新能力，就是難以取代的。張靜二的〈比較文學在臺灣的拓展〉一文，考察十二屆「比較文學學會」裡，只有 9 位是中文系出身，歷屆監事中文系出身者僅有張敬、葉慶炳、王夢鷗、林文月、張健、黃永武等六位老師。這也就回應智明老師的第一個問題：中文系有沒有很活躍的影響理論的學者，這個名單或許就是有趣的參考。我進一步查這一屆比較文學學會理監事名單，發現沒有中文系的學者，臺文系則有陳國偉。大家可以一起反思，外文學門究竟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學門，還是一個重視知識展譯的學門？他的主體意識其實很強的。我們在後殖民談從屬階級可以發聲，但無法論述。王禎和就會用混雜的語言表達抗議的意涵，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第三空間，召喚自己的讀者。外文系是建構一個形同租界的空間嗎？外文系如何建構一個第三空間，是這本書不斷辯證的問題，然而這本書似乎還沒有充實的解答，或許有賴對照外文系如何看待中國文史傳統？有強烈意願將知識在地化？換言之，當外文系取消修讀中國文學史的時候，這一輩學者與上一輩學者的學術理解與翻譯素養會一樣嗎？反過來說，臺大



活動紀實

中文系在 1950 年代曾有世界文學導讀，隨著中文系取消文學批評、世界文學的課程，中文系老師回到各自的專業後，這不一定是好事，最終導致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典範在夙昔，智明老師的大作彰顯了許多典範人物，中文學界也該重新思考，除了積累點數與寫專業論文之外，還有哪些文化與社會責任要照顧到。

此外，中文系也要思考面對越來越多西方文學批評、文化研究乃至雙語國家政策的挑戰，我們還能像現在的模式一樣作學術與教學嗎？要如何回頭與外文學門積極對話？臺師大近年從法國邀請白錦麟老師來授課，也請臺大博士生蘇婷以英語教授西方詩作。我們希望中文系學生有世界文學與西方當代理論的素養，然而推動過程中會感到許多阻力，同儕的共識也較難形成。外文系的建構討論許多創作教學的問題，我剛剛跟閔旭說或許可以研究華盛頓大學的學派，楊牧、吳潛誠、曾珍珍等人，他們如何思考文學教育？另外，楊牧丟給我們一個問題，我去東華的那一年開始，整個中文系乃至文學院都在討論要如何面對文化研究的衝擊，這是《落地轉譯》清晰描述到的，文化研究進入臺灣的過程。各位可以思考，如楊牧這樣關懷文學、人文主義的人，會認為文本才是最核心的，在這個框架下，還是要閱讀經典與翻譯。

我想最後，還是提醒大家，王老師這本書的研究方法絕對值我們再三觀察與學習，無論是史料還是學術人物的訪談，引進多元的方法，都值得中文學門的學者與研究生反思與效法。

梅家玲教授：

感謝須文蔚精彩的壓軸，從中文學門的視角進入，不但對外文學門提出回應，更回到中文學門給予期許。這邊邀請王老師來作回應，最後也邀請各位綜合座談。

王智明教授：

非常感謝文蔚老師多面向的討論，非常受用。閔旭的回應也給了我很多的靈感。我從兩個角度來回應，第一是關於中文學門與外文學門分界的問題。如果從單一學門的角度來看，自然難免遭遇線性史觀的質問，必須去思考學門或學科的邊界何在。當然，這也提醒我們，不同的角度會看到不同的場景，島田謹二的故事提醒我們，外文研究的殖民地文學想像啟發了「外地文學」的思考，而與「外地文學」想像的對抗激發了台灣文學自身的歷史敘述與文化認同。同樣的，夏濟安的反浪漫主義和顏元叔的人文主義都有一條縱貫海峽中線的思路，外文與中文學人的互濟互持也是內在於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理路。在這個角度上，學科之別不是最重要的。關鍵的是這些學者是如何引介不同的資源來進行思考，重塑人文的價值，發揮其作用。就此而言，《落地轉譯》或許可有拋磚引玉之效。寫這本書時最大的震撼，是我到重慶西南師大看到吳宓的藏書。我發現他用毛筆字寫下來的文件當中，有一首他用古典詩體翻譯的英文詩。這對我而言很震撼，當時的人對翻譯的想像與我們不同，那種翻譯是一種完整的，以自己語言發展的重新創造。原來那時候的人是為了這種創造而唸外文系。這種返祖開新是我沒有想過的，他們對於傳統的繼承也是很真誠，而且創新的。

須老師剛才談到很多有趣的東西，如租界的概念。租界雖然是殖民經驗的產物，但

活動紀實

作為現代學術典範重新構建的歷史過程，它也打開了一些不一樣的窗口。這個空間上的類比或許不是很準確，但可以讓我們看到西方影響的多個層面：既是物質的，也是心理的，更是體制性的。在清末民初，那些最早出國唸書的一輩人，尤其是上海聖約翰畢業的，如顧維鈞，他們的英文可能比他們的中文更好。但五四一輩出國的人，如胡適、吳宓等，他們的英文卻是與中文一樣好的。我們今天能不能有和他們一樣的能力和能量？大家一天到晚在談的錢鍾書也是外文系的，但他的發揮更多在中文學界裡。所以，是哪個系、哪個學門的不是問題，關鍵是學系學門發揮了什麼樣的能量？成就了哪些事情？這是知識行旅這個角度可以提供的洞察。

這也回到閔旭一開始問的，為什麼會有無史的焦慮。首先，如果有無史的焦慮的話，那其實是臺灣的焦慮，就像邱貴芬老師 1992 年寫〈「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時，她的起心動念也是無史的焦慮，她意在強調的是，臺灣其實是有歷史的，只是大家不知道。《落地轉譯》也是，我希望大家重新看見這個落地轉譯的歷史，不只是為了否認無史，而是要思考學科史和建制史的意義何在。再而，我們可以由之看見，其實歷史的敘事並非單一的，而可能是由不同力量共振所形成的「軌跡」。軌跡不只一條，但我們如何將之串接在一起，看到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影響、學人的精神，如何匯聚在一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

最後，須老師提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作為外文學人系譜的重要地點，是很有意思的觀察，或許也可以形成極無有趣的研究。以外文系而言，有幾間學校與外文系特別有

關聯，如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印地安那大學等，很多學者是在這些地方學習後才回來教書的。這些學校構成了一張人事的網絡，遍及各地，但也帶著特定的印記。所以，我們在理解這個空間的時候，應該注意這些支脈的關聯。如同張愛玲、莊信正接手陳世驤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辦公室，乃至於楊牧後來對抒情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也許都有許多有趣的人事脈絡可以考慮。但這個研究不容易做，因為如何證明地方的影響，乃至學派的形成，需要考慮很多的細節，也需要豐富的檔案。期待年輕的同學、朋友們可以努力。

梅家玲教授：

謝謝王老師，在座的老師與同學們是否有什麼意見呢？如果沒有的話我來補充一些看法。我補充兩點，一個是關於課程的方面，現在我們都非常強調外文系的「朱顏改」，以為外文系修中國文學史是從朱炎、顏元叔他們那時候開始的。其實五〇年代開始，台大的中文系、外文系互修對方的文學史課程已是一個定制，都由雙方最重量級的老師任教，如臺靜農、英千里，這是上承自二、三〇年代的作法。



另一點，智明這本書對臺灣的外文學門

活動紀實



研究有很重要的意義，這是相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的。若我們爬梳過去的材料，會發現晚清一系列的學制改革對外國文學的定位就是翻譯，他們不認為外文研究需要主體性。隨著吳宓等學者的養成，他們開始有了自己對學科的建構。然而，就整體而言一直到現在，中國大陸外文系地位是遠不如中文系的，比較文學也是放在中文系的領域。在中國大陸，我們無法看到外文系學者能像臺灣學者那樣引領出那麼多文學批評、文化研究，而且外文系學者在學科建制裡面的努力與自身位置的反省也是欠缺的。大陸的學者常常提到外文系畢業就是當秘書或翻譯，在文化議題上發言的都是中文系的學者，在臺灣針對文化、美學發言的多是外文系的學者。我們不能否認智明書中提到中文系學者的沉默是真的，我們在當研究生時，也多從外文學者譯介的理論中汲取養分。

晚清民初對外文的想像就是翻譯，希望能將外國的東西引進來，發展中國的東西，

這一套理念一直到侯健他們創建比較文學學會時仍是如此。那些外文系比較文學學者來做研究，都是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為主，試圖讓這些西方的理論在中華民國落地生根，使中國文學研究得以發展。我想大概就是從八〇年代開始有很大的發展，一方面源於臺灣主體意識的興起，一方面也受到後殖民、後現代理論的影響，改變我們對中國、中國文學的想像，也影響我們對臺灣文學的想像。這些在《落地轉譯》都有很好的研究框架可供我們參考，對我而言，是非常精采的。以上是我自己的一點想法。也歡迎在座的來賓提供自己的看法。

張馨文同學：

我本來讀臺大藥學系，後來經社會運動、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研究衝擊，於是到印度念書，最近才回臺灣。我自己做主體性研究，對《落地轉譯》有投射性認同，好像我也在類似時代脈絡下進入同一個問題意識，只是我



活動紀實

從不同的取徑討論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研究者，我學到一個將研究 3D 化的方式，制度、個人、思想成為研究的三個點，讓所有人能一同參與討論。我們一同在思考文化研究對臺灣知識研究的效果，在這一代與下一代之間會有什麼變化，代際也是這場精讀會的關鍵字。我覺得「寫史」可以回應焦慮，但不代表「史」會帶來焦慮。我覺得焦慮就在那邊，但是解決方法是多元的，或許「文」也可以是一個解方。我在印度有個經驗，我受到理論影響因此喜歡看理論的翻譯書，那真的是大災難——主體的災難。主體就是語言的效果，而這個語言的翻譯是一場災難。我到印度後用英文讀理論，用中文讀中文，兩者都變好了，真的是很大的解脫。「文」就是翻譯，懂翻譯才是文人。「文人」本來就是要翻譯的，或許是學術建制導致這些本來有的東西改變了。我先分享到這裡。

張康文同學：

大家好，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學。「此時此地」是馬華文學很重要的關鍵詞，老師也提到您所用的這一個概念是借用自馬華文學的。這也讓我反思，我們在臺灣為「馬華文學」建制時，很多重要的成員都來自外文學門，如早期的陳鵬翔、李有成、張錦忠、林建國乃至黃錦樹，黃錦樹雖然出身中文系，然而卻時常到外文系聽課，滿足方法論的需求。這一方面或許也可以做很多的討論。

梅家玲教授：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五位老師辛苦了。這一場精讀會無論是老師們的對談，或是在場老師、同學們的參與，都使得我們對「落地轉譯」有會通式的思考。借用智明的話來說，

如何從「跨領域」到「去領域」，又如何從「去領域」看到其中的交織與融會，這些細緻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思考。感謝各位今天參與本場次的活動，謝謝大家。

向我們永遠的齊邦媛老師致敬

◎臺灣中文學會

齊邦媛老師於 3 月 28 日辭世，文壇與各界俱感傷痛。齊老師是享譽國際的作家、學者、教育家，不僅專精英美文學，更為臺灣中國文學教育墊基，推廣臺灣文學到全球，胸懷廣闊，令人崇敬。

齊邦媛老師曾於 1972 年國立編譯館擔任人文社會組主任，其後兼任教科書組主任，正當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起跑，她懷抱著：「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大刀闊斧改革國文教科書，放下政治正確的選文，以文學的角度新編教材，導入經典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型塑一個時代的文學典律。

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間，臺灣大學文學院的教學改革中，外文系與中文系的老師相互支援，齊邦媛老師自 1970 年到 1988 年擔任中文系和歷史系研究所共同開設的「高級英文」課程，兢兢業業，備課如備戰，帶領學子閱讀西方經典書籍，提昇英文閱讀的速度與深度，更擴大西方文化的觀念與視野，深植文學評論的能量。十八年間，栽培了四百多位菁英，成為知名學者與作家不計其數，潛移默化，開拓了臺灣中國文學學術研

究的邊界。

殷切盼望世界漢學界能重視臺灣的作家與學者，齊邦媛老師在國立編譯館期間，完成一千多頁《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975 年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讓臺灣作家作品站上世界的舞台。1992 年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後，更是以辛勤的閱讀功夫，將優秀的作品即時譯出，為臺灣文學點將，不偏不倚，雍容大度。在《巨流河》中她指出：「被政治選舉語言撕裂的讀書人，怎能否認，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臺灣文學的土地，使它豐美厚實，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學面前，沒有『他們』，『你們』，只有『我們』啊！」

我們的齊邦媛老師喜愛詩歌，雪萊的詩熱情，讓她能拾回自信，濟慈的詩深刻，讓她貼近人間困苦，維繫了對美好人生的憧憬。相信放下人間的病苦與流離，老師一定能和她喜愛的詩人晤面與談心。謹向我們永遠的齊邦媛老師致敬，您的風骨、熱情與寬厚會是我們永遠的養分，薪火相傳，綿延在臺灣的文學界。



追念蔡信發教授

◎臺灣中文學會

蔡信發教授（1939-2024）於六月一日逝世，誠為臺灣中文學界的一大損失。蔡教授是中文學界承先啟後的人物，不論是治學或是為人，皆對後輩起到典範意義。而今一代英哲飄然零落，各界學生皆感到萬般不捨。

蔡信發教授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頒獲國家文學博士。就讀於師大碩士期間，師事魯實先先生從習曆算之學；後從高明、林尹二先生，以《新序疏證》獲博士學位。蔡教授一生研究兼擅經學、史學、小學等領域，尤其精研於《史記》、《說文解字》，其學皆可謂出於師大舊學傳統。

蔡教授作育英才無數，為學古今貫通、尤其不劃地自限。曾任教於臺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並曾任國

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除學校教育外，蔡教授亦重視古典文學與傳統學術的推廣，曾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孔孟學會秘書長、中國經學研究會理事長。蔡老師治學與行政兼擅，如同一座跨越的橋樑，為臺灣中文學界與當今社會，起到聯繫與溝通的作用。

蔡教授為人謹慎自持、不仗不求，論學平易篤實、孜孜不怠，面對朋友與學生，則是直諒以交、提攜後進。不論是為人、論學、為友、為師，誠為諸生楷模。謹向蔡信發教授致敬，其對於學術、教育、學生的關愛與堅持，將會永遠在臺灣中文學界傳遞下去。

生命流動的聚散離合： 與蔡信發老師美好的文化記憶

◎林淑貞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因緣與遇合

生命，如果像一棵一棵的樹，經由風霜雨露的滋養與催磨，方能屹立茁壯，結實纍纍。

生命，如果是一朵一朵的花，經由晴陽雨雪的灌溉與磨鍊，終能展露盈盈花顏向人盛開。

在最美好的春天裡展露蓬勃的、盎然的、朝氣的氣息，才能不負此生此世。

雖然，樹有老朽催枯之時，花有枯萎凋謝之際，人也有棄世之傷，而我們仍然珍惜一切因緣、珍惜美好的遇合，這些因緣與遇合，留下許多難以忘懷的記憶，羅錦成最燦艷的生命彩緞，讓我們能夠歡快地享受這一切因緣所構織的遇合。

二、神州參訪

就讀台師大博士班時，任教於誠正國中，過著白天教書，晚上帶小孩，半夜寫論文的日子。雖然辛苦，確信努力終有回報的。而且自己也不以教學工作為藉口，仍然孜孜矻矻

努力發表論文，曾二度榮獲台師大人文學術論文獎，也榮獲趙廷箴文教基金會的獎學金。後來也以全職教學而能四年完成學業，那一段艱辛的歲月，如今回望，仍然點滴在心。

初識蔡信發老師，是在趙廷箴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大陸文化之旅。當年是由蔡信發和王邦雄老師帶隊。

第一次踏上大陸，那種興奮與激動難以言喻。對於帶隊的老師，充滿了孺慕與敬畏之心。十餘天的文化之旅，老師帶著我們飛越神州重要城市及名勝古蹟，包括西安的兵馬俑、北京的長城及王府井、山東濟南的大明湖及趵突泉、南京的中山陵、安徽的黃山、浙江的西湖等等。同行同遊，讓我們一群學生向師長學習文化知識，每到一站，老師總是充當最佳的導覽員，為我們解說西安的碑林、兵馬俑等。這時，才能放下對老師的敬畏感，享受如沐春風的歡悅。

我們先從香港轉機，恰巧遇到颱風，華航安排我們留宿在香港的某飯店。第一站是西安，老師為了安撫我們周折輾轉抵達西安，特地出資招待我們一團三十多人觀賞飯店舉



追思前賢

辦的大型歌舞劇；大唐歌舞的氣勢壯闊，撩撥我們的思古幽情；磅礴秦舞，演繹歷史的捭闔縱橫，讓我們大開眼界。

這麼多年來，同遊的景象仍然歷歷分明地烙印腦海，不能抹煞。尤其攀登黃山時，當年並沒有索道(纜車)，也沒有接駁的大巴車，完全是靠著雙腳征服每一寸矗立眼前的岩壁、曲徑、石階，老師常能一馬當先，領軍前進，體能矯健，令人佩服。

三、婚宴與畫展

有一年，舍妹結婚，老師也親到福華飯店參加婚宴祝賀，事先我並不知道老師會出席，後來同桌共宴時，看到老師蒞臨，真是驚喜萬分。在宴會中，我們聊著日常瑣事，與台上道貌岸然的師尊真有反差。我特別能夠感受老師關愛學生之情，老師雖非舍妹指導老師，卻也充滿了歡喜祝福之意親臨婚宴。

後來，有一次和舍妹一同在南海學園參觀張大千的國畫展覽時，竟然又巧遇老師帶著一群學生一起來欣賞國畫，我細細站在旁邊聆聽老師解說張大千各期風格及各種創作筆法，竟也如痴如醉，佩服老師的學養如此豐厚，不僅是學者，還能游於藝的解說國畫、書法、碑刻等。

雖然，我的專業不是文字學，但是，對小學教授們充滿敬意與欣羨之意。包括莊雅州老師、許鈞輝老師，而我雖然沒有上過蔡老

師的課，卻因為曾有同遊神州因緣，一直和老師保持著師生關係。

雖然，我們不常聯絡，但是，每回見面，或是在考試院，或是在大考中心，或是在學術場合，總能感受老師儒者風範，泱泱氣度，令人欣賞。

四、曲終不散

人世間的聚散離合，讓我們歡愉，讓我們歌哭，讓我們契會生命中的哀感頑艷，才能知道，一切遇合皆是獨一無二、不可複製的因緣；有時可撞擊出金聲玉振，音聲琤琤，迴盪不已；有時碰撞出生命火花，炫目燦耀於記憶之天空；有時是流水潺潺，脈脈流淌著歲月的痕跡。

雖然，花開花落是自然之理，人生聚散離合是不可逆的事實，而我願意珍藏這份難得的師生緣份，讓它像一條長河一樣，繼續往前奔流；讓它像一棵大樹一樣，結實纍纍；讓它像花開一樣，將最美的燦顏，留下不可抹除的美好記憶。

一切因緣，如電如露，如夢亦如幻，而我仍然在五濁混世之中，珍惜這份人世情緣，成為不滅的薪傳。

緬懷現代君子儒蔡信發老師

◎楊自平

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暨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六月一日晚上八點多收到淑萍老師來訊，得知蔡老師在傍晚六點五十離世，當下震驚不已。只知老師前陣子身體不好，誰知竟得此噩耗。震驚之餘，腦海不斷浮現與老師相處的過往，音容笑語，歷歷在目，不禁黯然神傷。

回首過往，民國 77 年進中大中文系就讀，對未來充滿期待。當時老師擔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中研所所長，公務繁忙之餘，不時關心學生的生活與學習。時隔多年，難忘老師上課時的風采，從老師一進教室，便展現強大氣場，以炯炯目光，掃視全場，待全班向老師行禮後，便展開豐富生動的講學。老師學問廣、根柢厚、體會深，講起課來，思路清晰，立論深刻，辯才無礙，結合生動的表情與手勢，整堂課絕無冷場，同學們也以認真的態度回應，這些回憶讓人懷念。

很慶幸大學四年修習老師開設的多門課程，受益良多。剛上大一懵懵懂懂，「國學導讀」這門必修難度甚高，上課以老師講授為主，使用的教本是《偽書通考》，老師非常仔細的教導我們辨別偽書，透過可靠證據及合理推斷提出結論，彷彿福爾摩斯辦案般。在老師諄諄引領下，得以識得國學門徑。升上

大三，選修老師的《史記》、《詩經》二門課，主要是老師講授。老師選用的《史記》教本是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引領我們見識太史公卓越不凡的史識，以及太史公用心設計的體例，並秉持求真精神，指出讀《史記》的心法。其中印象最深的兩個人物是韓信和李廣，透過老師的睿見，得以見出太史公曲折筆法下，隱微透顯韓信不造反的事實及李廣不封侯的緣由。老師精彩的《史記》課，讓自幼好史的我，對史學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老師的《詩經》課也是一絕，上課的教本是《毛傳鄭箋》，老師對《詩經》專研至精，不時有獨到之見，對《毛傳》論《詩》的筆法與詩旨有所修正，不在只從倫理政教的角度，認為〈關雎〉之旨是稱頌后妃之德、〈終風〉之意為衛莊姜自傷等，更能體會《詩》之所以能興發情感，以及如何對前賢觀點提出反思。大四時通過直升研究所考試，得以繼續跟老師學習，碩二時選修老師開的「經學史」這門課，得以一窺經學堂奧，深深佩服老師治學嚴謹，亦步亦趨跟老師學習治學方法，為往後研究打穩基礎。

老師的重要學術專業在文字學。很遺憾在我大學及研究所期間，老師皆未開設文字學課程，故而無緣修習，但大三時旁聽許鈺



追思前賢

輝老師的文字學，得以認識許老師、蔡老師所傳承的魯實先先生一脈的文字學的傳統。許老師上課條理清晰，引人入勝，故而學習格外起勁，藉由認真聽講並研讀李國英教授《說文類釋》，引發對文字學深厚的興趣，在碩一時還曾修習胡自逢老師的「古文字學專題」課程，充實古文字學知識。畢業後任教，常常研讀老師的文字學專著《說文部首類釋》、《六書釋例》、《說文商兌》等論著，對老師的文字學專業，佩服不已。

除了在課堂跟老師學習，有幸於民國 86 年升博二的暑假，參加趙廷箴基金會贊助，由老師與王邦雄老師帶隊的大陸參訪團，對老師的言行也有更深的認識。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黃山之遊。黃山之美，百聞不如一見，但黃山地勢險峻，讚嘆美景之時，仍得小心腳步。山形特異的巍峨群峰蓮花峰、天都峰，及蒼翠奇松迎客松、望客松，仙境般美景，老師不時為大家導覽美景，老師的博學與洞悉讓人佩服。當團員因山路陡峻，感到呼吸急促、腿力不支，只見老師氣定神閒，步履穩健，激起大家的鬥志，完成艱鉅任務。行程中，無論西安的碑林及兵馬俑、北京的長城及王府井、濟南的大明湖及趵突泉、南京的中山陵、浙江的西湖，除了一覽自然及人文勝景，老師深入的解說，讓團員不僅增加許多文史知識，更能體會豐富深刻文化精髓。數天的參訪行程，得以近距離和老師相處，看到老師親切待人的一面，改變過去對老師的敬畏。這趟的豐富的人文行旅，在心中留下最深的印記。

隨著老師民國 88 年 2 月退休到銘傳服務，與老師見面的機會少了許多，常是在經學會議場合見面，有幾次是在中大辦的會議見到老師。老師參加會議無論是主持或評論，

甚至在臺下聆聽報告，總是全神貫注，認真專注的態度讓人感佩。每次見面，老師總是親切詢問我的教研工作，給予鼓勵和肯定，讓我有持續前進的動力。老師對我的關愛與提攜之情，將永誌於心。

老師對同仁的情義也讓人感佩，猶記民國 80 年 9 月，深受師生敬愛的張夢機老師不幸中風，請一年病假休養。復職後，蔡老師以院長身分在行政上盡力協助，讓張老師得以在家中（藥樓）上課，直至退休。在張老師離世前，不時與曾昭旭老師、顏崑陽老師一同探望，這份對同仁的義氣與深情，讓人感動。

此外，老師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投入，也是學界典範。老師於 71 至 74 學年擔任中文系系主任，77 學年至 82 學年度擔任文學院院長，期間 77 至 78 學年兼任中文系主任、中研所所長。老師行事，自律甚嚴，克盡本分，有為有守，深得師生敬重。在我 11 年半求學期間，充分感受到老師任上重視教師教學與學術研究，致力舉辦學術會議，鼓勵師生參與校內外學術活動。老師退休後在銘傳應用中文系服務，不僅繼續關心並提攜年輕教師，且用心教育莘莘學子，在 93 學年還獲得教學特優教師的肯定。

老師除了承擔校內繁重的行政工作，亦積極參與學術社團活動，曾任孔孟學會秘書長，擔任中國經學研究會、文字學會及訓詁學會的理事長、理事，致力推展文化活動及學術研究，並提攜後進、培育人才。

我自大學階段便常聽老師表達對魯實先教授的敬仰，誠如吳璵教授所稱，魯先生治學始於《史記》，天文曆法、古文字學、《尚書》等學問皆本於《史記》。老師承繼魯先生治學



追思前賢

進路，亦推崇太史公，在天文曆法、《說文》、《史記》及經學研究皆努力傳承並發揚魯先生的學問。從袁保新老師處得知，老師在去年仍努力完成兩部專著，一部是介紹魯先生文字學貢獻的專著，另一部是他對文字學的自得創見，這般孜孜矻矻勤勉治學著述的精神，有如程朱在世。老師終其一生致力傳播並發揚師學，體現古賢尊師重道的崇高精神。有幸於民國 92 年返校任教迄今，老師勤奮嚴謹的治學態度及真誠用心的教學，是我師法的典範。

在中大一路求學、任教，受惠師長們的教導與提攜，在師長們代代相承間，學術慧

命得以綿延。蔡老師的為人、為學可謂現代君子儒，同時也體現傳統經學家兼重修身與經世的精神，既能延續儒家道德倫理價值，又能經世致用，為學界樹立理想典範。走筆至此，無限感懷，任何方式都無法表達對老師的謝意與敬意於萬一。只得心中默禱，祝願蔡老師安息，離苦得樂，永生淨土。



2024 前瞻中文研究議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臺灣中文學會年會

-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臺灣中文學會
- 合辦單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華文寫作中心
- 協辦單位：文圖學會（新加坡）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社會科學大學
- 會議日期：2024 年 11 月 02-03 日
-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會議對象：海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
- 會議形式：實體與線上混成式會議
- 會議語言：中文或英文

所謂的前瞻議題，是學術發展的脈絡與趨勢、是學術議題的聚焦與整合、是學者對話的凝聚與共識；掌握了前瞻議題，也才能掌握方法、掌握進路、掌握契機，在新世代開展歷久而彌新的研究成果，而不至於陷入歷史的窠臼、不至於在自我的象牙塔中迴旋、不至於進入學術歷史的脈絡而無法出入於古今。是以可說前瞻議題作為幫助研究者權衡學術動態、驅動學術領域不斷前行與深化，有著關鍵性意義。臺灣中文學會以開拓中文學門領域學者對話、凝聚中文學門共識、推動中文學門在當代社會的變動中蛻變與前進為目標，那麼前瞻議題的關注便有其關鍵性意義，甚至可說是未來十年學門發展的樞紐。

就中文學門前瞻研究議題而言，張寶三教授曾於 2006 指出：新出土、新發現材料之研究將繼續受重視，同時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域之研究議題將受關注，臺灣文學、文化之研究置於東亞的視域中也將加深研究的廣度與深度。2017 年蔡英俊教授在〈文學一（中文）學門熱門前瞻議題 成果報告〉中則擴大與更新了七項前瞻議題：中文學術傳統與數位科技發展之交會、經典文本回應現當代議題的可能性（自然、社會、生命、科技與現代性）、中國古典人文研究方法學之重構、臺灣當代人文學術史的建構、漢字思維與重寫中文學術史、國際漢學研究與世界文學議題、詮釋古代文本的語文分析方法等。

從當前中文學門領域的研究脈絡去檢視與回望，2006 年與 2017 年歸納與展望的前瞻，



相關訊息

的確在這近二十年的學術場域中醞釀發酵，在學界中被顯題化，成為學者聚焦討論與開展的研究議題。然而，自張寶三教授提出前瞻議題至今，二旬將至，當時的議題前瞻，是為今日的研究成果。前瞻的議題也大抵以十年為一週期，承繼、延續、轉化與開展，在 2024 年的當下，或許又到了重新檢視前瞻議題，在跨世代中定向與建構的時刻，有必要再一次地思索中文學門在過去、現在乃至外來的交會點上，如何在過去，看見未來。

而臺師大國文學系有著豐厚的人文傳統，自創系以來，重視文學、語文與哲學的跨領域學術探討，無論在語言文字學、經學、古典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等領域，均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文化傳承的傳統精神中，近年也不斷嘗試在傳統中創新。同樣地，整個中文學門近年來也面對全球化、文化研究、疫情衝擊、美中衝突、人工智慧以及臺灣學術環境的巨大變遷，是以本次「2024 前瞻中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中文學會將攜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希望透過強化國際學術交流，導入前瞻學術議題思辯，帶來更豐富的學術思考。

臺灣中文學會期望在張寶三教授與蔡英俊教授，相繼提出之中文學門前瞻議題報告將屆 20 年之際，籌畫「前瞻中文研究議題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主題論文發表與多元議題 panel 場域的建置，在研討會的大數據中，邀集中文學門各領域研究專家學者，一起參與與建制屬於中文人的前瞻。期許在前瞻中文研究議題的脈絡中，沒有人是局外人；在參與、交鋒、對話、整合、建置的歷程中，我們的參與，就是前瞻的實質內涵。也就是說，所謂的「前瞻議題」，不是被指定與安排的，而是所有學者在學術參與中共同建置起來的。臺灣中文學會期望在中文學門豐厚的文化底蘊基礎上，創建一前瞻議題的平臺，邀集專家學者，在這 AI 崛起的世代，一同參與屬於中文學人的前瞻。

也就是說，過往所謂的前瞻，在未來將成為一段歷史；甚至在今日，所謂的前瞻或許也不再是前瞻，而是一種人文知識、素養或能力。這當然不是說過往的前瞻議題不再具有意義與價值，相反地，應該在檢視中思索如何在此過往的前瞻中延續、轉化與精進，開創新世代的前瞻意義與價值。那麼，要掌握前瞻研究議題，就必須要具有「前瞻意識」——有著思索與探究前瞻議題的企圖與決心，同時理解如何在學術場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產生鏈結。或許可以說，我們都必須在前瞻中前瞻，才有可能進入前瞻議題的領域之中。是以此次以「中文前瞻研究議題」為核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即是期望能夠再次凝聚前瞻意識，邀集中文學門各領域學者，在前瞻議題專場（panel）中，微觀地聚焦各自研究向度的開展；同時也在前瞻主題演講與個人論文發表中，凝聚宏觀視野並思索自我的定位。

更進一步來說，此一會議不僅在於促成中文學門各領域的前瞻探索，同時還有著培育新世代學術人才的企圖與渴望。正如葉國良教授在其 2006 年發表之〈人文學熱門及前瞻緒言〉中指出：「所謂前瞻，是將然的可能。前瞻課題的調查，有失準的風險，但經由尖端刊物透露的訊息及資深學者的判斷，可使青壯學者在研究方式或目標上獲得先機，趕上潮流。」此次會議還有著定向與引導的功能，期望鼓勵更多研究生藉由參與會議，甚至與 panel 中與師長



相關訊息

共同發表論文，來產生學術的敏銳度以及具備開展前瞻議題的能力、掌握前瞻議題研究的方法。因為，中文學門的未來不僅在於前瞻研究議題的開展，也在新世代青年學者的培植；唯有在跨世代的傳承與交流中，中文學門才能夠永續開展。

是以可說，「2024 前瞻中文研究議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核心目的與價值，即是創造一條中文學門的到前瞻之路——在跨世代交流中回顧、傳承與轉化，在跨文化互動中借鏡、對話與革新，在跨領域交會中思索、探究與凝聚。今日我們的參與，便是在創造中文前瞻研究議題、便是在建構中文學門的未來；更積極而充滿動力地理解，此一會議的中文前瞻議題書寫，便是給下一輪中文學門世代的備忘錄。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八預告

顏崑陽《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

一、會議資訊

1. 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
2.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3. 時間：113年9月21日（週六）14:00-16:30
4.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會議室（勤大樓 B1）
5. 主持人：李志宏先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6. 主講人：顏崑陽先生（國立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7. 與談人：陳國球先生（國立清華大學玉山榮譽講座教授）
廖棟樑先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曾守正先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二、專著資訊

1. 閱讀專著：
顏崑陽《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臺北：聯經出版，2024年）
2. 內容簡介：

晚清光緒三十年左右，林傳甲撰述第一本章節體《中國文學史》；至今百年間，國內外已生產一千多種相關著作。其中，通史就有四百多種。諸多著作，有的缺乏文學史觀，只是文獻鋪陳；有的謬用「文學進化史觀」；有的被迫使用馬克斯唯物論的文學史觀。兩種史觀都是舶來品，硬套鑿入中國古代已創生而演變幾千年的文學史，幾無詮釋有效性。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本就內含「原生性」文學本質觀與文學史觀，可經由創造性詮釋而重構為系統性的中國文學史理論。本書廣蒐深究龐雜的史料，揭明「詩言志」傳統與「詩緣情」傳統、「文以明道」傳統與「獨抒性靈」傳統，二種對立性的文學本質觀；以及「源流」、「正變」、「通變」、「代變」四種文學史觀；經過精密的文本分析詮釋與現代話語轉換，重構系統性的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可資應用到「中國文學史」這門學科的研究、書寫與教學。

三、報名資訊

- 一、報名資格：人文學科相關系所和研究機構之教師、學者、學生。
- 二、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xLByAemVYbzGmvRW9>
- 三、書籍購買：請自行至網路書店或是實體店鋪購買。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四十九預告

何維剛《文體、文學史與政治文化變動下的六朝上表書寫》

一、會議資訊

1. 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
2. 合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3. 時間：113年10月24日（週四）14:00-17:00
4.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4005教室
5. 主持人：江建俊先生（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6. 主講人：何維剛先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7. 與談人：陳家煌先生（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
陶玉璞先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華語文學程中心主任）
陳秋宏先生（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鍾志偉先生（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二、專著資訊

1. 閱讀專著：
何維剛《文體、文學史與政治文化變動下的六朝上表書寫》（臺北：政大出版，2023年）
2. 內容簡介：
本書以文學研究的角度，探討六朝上表如何以其自身形式回應時代變局，並以「書寫」與「閱讀」作為本文關注上表之關鍵詞，意在傳統「作者」與「讀者」一線兩端的認識外，彰顯六朝上表於寫、讀情境的複雜性與多層次性。所關注的重點是：六朝上表是如何被寫成、流傳以及閱讀？一位作家如何學習上表寫作？在「士族文學」的視野下，因應不同政治時局所作的不同類型上表，有何書寫之文體規範與時代考量，此又如何影響到《文選》於少數清英上表之選錄因素？在關注詩賦等純文學的同時，也務須正視上表等官文書寫作，方能跳脫出現代文學觀念的框架以及情、美傳統詮釋的束縛，進而還原一幅立體且複雜的六朝文學版圖。

三、報名資訊

- 一、報名資格：人文學科相關系所和研究機構之教師、學者、學生。
- 二、線上報名：<https://reurl.cc/Gj6Djx>
- 三、書籍購買：請自行至網路書店或是實體店鋪購買。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五十預告

劉承慧《先秦文獻篇章語法的初步建構：以《左傳》為主要論據的研究》

一、會議資訊

1. 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
2. 合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3. 時間：113年10月5日（週六）14:00-17:50
4.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館一樓會議室
5. 主持人：陳益源先生（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6. 主講人：劉承慧先生（國立清華大學中國學系教授）
7. 與談人：王錦慧先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郭維茹先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張麗麗先生（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黃聖松先生（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二、專著資訊

1. 閱讀專著：
劉承慧《先秦文獻篇章語法的初步建構：以《左傳》為主要論據的研究》（新竹：清大出版，2023年）
2. 內容簡介：
本書立基於先秦語言事實，一仍「激進構式語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以語義關係為本的語法觀，既取消語法與語用的界線，也將先秦小自單詞、大至語體的言語結構體一概視為語法構式的產物。在此基礎上，本書提出「先秦文篇語法」，闡述先秦言語結構體如何在語法體系、言說語境的雙向制約下，循詞組關係、事理關係、合成與連貫關係逐步組成；繼而在基本文篇階段確立所屬的文篇類型特徵，成為有意義的整體；最終進入使用階段，由文篇特徵限定的組合意義與使用條件限定的語境意義相結合，從而實現為具特定言說效力與表達內容的語體。本書也關注語體的後續發展，勾勒表達目的、表達需求、使用域等使用條件如何形塑語體的言說效力與形式變異，終至新語體或文體分化而出。

三、報名資訊

- 一、報名資格：人文學科相關系所和研究機構之教師、學者、學生。
- 二、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aLjb71qkFVxkt4Ne9>
- 三、書籍購買：請自行至網路書店或是實體店鋪購買。



第十二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公告

一、申請資格：

112 學年度（112 年 8 月至 113 年 7 月）中文學門相關系所（國文、中文、華文、臺文、經學、漢學、文獻等系所）博士班應屆畢業生。

二、本獎項獎勵名額三名，獎勵金額依次為第一名新臺幣五萬元、第二名新臺幣三萬元、第三名新臺幣二萬元及各頒發獎狀一張。

三、申請程序：

（一）填具四賢博士論文獎申請書壹份（請自行至[本會網站](#)下載）。

（二）檢附學位證書影本壹份。（若於申請期間尚未取得學位證書，至遲應於 9 月 10 日前以掛號方式寄至本會）

（三）論文紙本參份。【欲退還資料者請檢附回郵郵資】

（四）將論文 PDF 檔上傳至：<https://forms.gle/ykELLqFvFy7ksZ5T6>。

四、備審資料一律以掛號郵寄至：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須文蔚教授收，信封請註明「申請臺灣中文學會四賢博士論文獎」。

五、重要時程如下：

（一）收件時間：6 月 10 日開始收件，8 月 20 日截止（以郵戳日期為準）。

（二）審查結果：10 月於本會網站公告。

（三）頒獎方式：於本會 113 年度年會暨會員大會公開頒獎。

六、本獎項先由本會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初審，再送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審查，並經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得獎名單，如無適當人選得從缺。

七、相關資訊如有異動，將公告於本會網站，請自行上網瀏覽。



相關訊息

編後語

◎秘書處

發行人：須文蔚
編輯者：臺灣中文學會秘書處
執行編輯：曾暉傑、謝昀儒、曾秀菊
創刊：民國 101（2012）年 4 月
出刊：民國 113（2024）年 5 月 1 日
會址：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一段 162 號
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